

續修廬州府志卷九十四

花翎道銜江南安徽廬州府知府清泉黃 雲總修

志餘 上 存事 存人

凡屬志餘四目概之存事存人存文存詩雖係雜記多核少遺後有作者或取諸斯

華陽國志文翁爲蜀守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在城南後遇火太守陳留高昉更修又增二石室

玉海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閒烈火爲災惟石室獨存

集古錄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修周公禮殿

太平御覽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

續修廬州府志

卷九十四

志餘上

一

初歷下歧以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爲陂塘其夜

忽有數百頭野豬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

此條當有訛字

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

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面愍然命

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蹤

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當

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晉書袁甫傳淮南袁甫與譚齊名以詞辨稱爲淮南國

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知壽陽西何以恒旱壽陽

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

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

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
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
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矣

晉書郭璞傳璞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
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
康不之信璞促裝去之後數旬而廬江陷

搜神錄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尺
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
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求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
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

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
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望朝果雨遂爲
立祠神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
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
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
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惟憲里不被兵

稽神錄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廐中有馬遇夜輒尾上
放光狀若散火羣馬驚嘶漢威以爲妖拔劍斬之數月
除廬州刺史

又廬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耕
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

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二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

又劉威由廬州移鎮江西既去郡中大火虞候申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崇爲廬州刺史火災乃止

又廬軍蔡彥卿爲柘皋鎮將暑夜坐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卽滅次夜扶杖往伏草間久之婦人復出而舞卽擊之墜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數千兩遂致富云

錄異記錢塘江潮頭昔伍子胥諫吳王死臨終戒其子

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過魚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中因立廟以祠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前定錄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有二遷客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請俟他日吏以告觀曰某與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

入白謂曰吾中外無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
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謂觀之愀然
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旣出顧左右曰此有
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
吏出牒以署觀二客相顧甚異之謂歎息謂二客曰君
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
學至大梁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方食
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私謂某曰少間欲有以奉
託幸一至逆旅至則言歎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
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當爲所守郡一
官君至三日當令奉侍然此子命薄不可厚願假俸十

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

避暑錄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
詩歌性高簡故官不甚顯與外大父晁公善晁公尤愛
其詩先君嘗得仲蒙手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字畫清
麗以爲翫橋在廬州境中詩後亡去略追記之魏人野
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
到新城傍篇計十六句余五七歲時先君口授曰小兒
識之

太平廣記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
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痛之
餘歸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懺悔見

佛身黃金色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
宅中芬馨數口

呂氏重蒙訓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比死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及召其子
辭曰亡父未嘗以百金委人也兩人相讓者久之公觀
此事因曰誰謂世無好人

江南通志米元章芾知無爲軍在郡時蝗不入境鄰縣
移文咎芾謂驅蝗入彼芾判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非
干人事擠排敝司既能遣去貴縣何不發來人傳爲風
流名語云

又舒城史家岡史姓聚族居焉有史氏女歸胡福年二

十三福死夫黨欲奪其志史服男子服徒步三十里歸
母家產遺腹子仕祥後仕祥事母孝冬夜臥必先溫母
被有司旌之當仕祥少時有老人過門索茶因備雞黍
食之且留宿明日老人去謂仕祥曰汝母奇節汝又孝
汝母百年後當以我席下地葬之又曰汝母辛勤織紵
所積金藏之笥中勿輕發葬時須用也言畢不知所之
未幾史族構訟更回祿廬舍爲榛莽史年九十七卒仕
祥謀葬母老人所指席下地而史族子姓不從仕祥憶
老人言以笥中所藏金與之遂得窆自後家日起四傳
至守恒崇禎戊辰進士以編修殉國難諡文節守恆子
永亨康熙庚辰進士雷廉巡道其餘子弟多顯者舒人

每樂道其事爲節孝之報以史家岡爲胡氏發祥之地
合肥志余闕姓唐兀氏父沙刺藏卜舊以余字加於沙
刺藏卜之上是以子名爲父姓也誤矣

江南通志紀聞余忠宣公闕死時其妾名滿堂甫生一
子棄之水濱有僞萬戶杜某見之曰此必余參政子忠
臣種也不可殺竟捐所掠鈔物而懷子以去今按余氏
譜作衛萬戶

異志馬少保亮少時臨牕下秉燭閱書忽有大手如扇
自牕而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
呼曰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
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

將大責我誠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
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字遜謝而去

輿地紀勝紹聖中香積喜師嘗編木黃池絕大江經巢
湖有謂師言者曰湖神之靈過者必祭師不聽旣而巢
膠於淺師曰湖神之靈我所知也我佛之威德湖神亦
當知之吾縱獲罪於湖神安得壞吾佛之木哉言訖木
起浮

採訪事實明沈禎號德瑞合肥人幼耽書史有大志排
難解紛鄉里稱爲正直歿閱數年顯靈於浙前明勅封
浙江永勝將軍有禱必應香火輝騰胞姪子芸貿易往
浙繪象載舟北返五日卽底於鄉時人驚爲神助

又張璠合肥人生而岐嶷明武宗時以功授先鋒未幾戰歿至國朝追封將軍屢著靈異

又沈啟善字復初合肥人性樸實幼業儒喜讀異書不亟亟於功名既冠而歿易簣時呼僕人張蓋清道者再初不解其故迄雍正乙卯六月有浙江黃穉登者係雍正癸丑進士姚學院聘入閱卷案臨六州黃公忽於夢中見一人謂曰余乃合肥城東砥柱樓土地沈復初也時下報陞城隍補此土地缺者爾也俟爾至廬受交代卽別爾黃公至廬踰一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亦云吉日到任因是始知歿化爲神

又吳賜巢字泗峯合肥人父西城無子禱於巢湖中廟

及巢生前夕夢神攜童子九人指一最長者爲之嗣因以巢名及長敦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尤篤嗜中庸曰明性之功舍此無從下手乾隆己酉歲貢生子雋上邑廩生屢舉優行著有朱陸異同辨巢年八十攜子與友人同邑廩生馬駮張凝靄增生劉効愀諸生劉萬藻虞榜樊金華俊秀兆春恭應嘉慶庚申鄉試歸過巢湖舟正行間忽聞有人言請諸生回廟舟遂覆無一存者時左中丞輔爲邑令素重賜巢親爲致祭曰生於斯沒於斯其家回憶適符九子之數云

李富孫李烈女傳烈女李氏父某江南合肥人幼聰惠婉嫵習詩書能明大義年未笄字戴生某逾二載戴生

以病夭烈女聞之哭泣不止欲衣衰麻往戴氏視吟殮誓守以終其身父母百方沮之不得卽屏膏沐服布素居常顰蹙有哀容時或淚下如縻一日其姪來思與它姓爲媒灼烈女偵知之哽咽不能語掩泣入寢室恐終不獲完其志是夜將半遂投繯自縊父母驚覺亟救不得甦視枕席問及鍼篋巾帨淚痕點點皆血翌日姪聞而來弔入門紙錢灰忽飛舞火光燄燄燎其髮延至衣領頭額幾焦爛矜惶懼無所措急蒲伏謝罪乃得免殮時面如生嘉慶戊寅四月二十一日年十有九父故窮殮甚薄殯於近邨有族尊長憐之欲爲之易棺衾而未敢決因往告於厝所曰女之烈如是當必有靈其願易

與否卽有以示我抵家日已暝稍頃忽聞有敏門聲開戶絕無人但聽帷前風聲颯颯然髣髴如靈來狀計遂定去殮已二十餘日時方炎熾啟棺膚體不朽腐顏頰仍如殮時無纖毫穢臭母復告之曰女而有知當好任我易衣衾視手足皆能伸屈如故易罷有香氣聞數里外一時見者莫不嘆息泣下咸詫以爲異戴氏遂迎匱與生合葬遂烈女之志也族鄰具其事申大府得請旌以表其烈嵎邑宰式圍爲烈女之族子備言其狀乞余爲之傳以闡揚奇節並俟史氏之采錄焉李富孫曰余觀古貞烈多矣女雖娉未昏而名分已定不幸夫死其至性所激或往守以終身或捐軀以從殉皆足媿未

俗厲風教若烈女者性堅如金石故哀思所結至淚滴盡血而義魄貞魂常凝聚不散彼欲奪其志以迫之死宜其銜恨鬱忿而不忘而易棺衾歸戴氏乃烈女之本志其死後之遺烈尤世所眇聞且其靈之顯應更有不止此者恐涉怪異不具述明歸熙甫書張貞女事言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是張貞女感神於未死之先而烈女自顯異於既死之後噫奇烈之行彰彰於感應如此而世顧欲泥古說以繩之何哉

江南通志姥山在焦湖中一峯卓立萬頃茫然崇禎時

知府嚴爾珪建浮圖於其上所費不貲惑於諺所云姥山尖一尖廬州出狀元也方成四級而嚴去有一老儒過其下語人曰此為廬州之劫殺方

舒城縣志明正德閒邑人中府都僉馮正征流賊死事於洛陽以三月初八日次年是日風霾大作洛人祀之後一年是日風霾又作守土官請於朝令立祀洛河源上每年以三月初八日致祭風霾方止人以爲異嘉慶志巢邑陳烈婦殉夫死甚慘死後屢著靈異降乩於許氏宅有句云白楊風雨繞孤墳盡把羅裳翦作雲最是傷心林下月血痕猶照舊時裙蓋其死時欲明志以大斧斷左手而致死也

穿透真傳云巢湖邊上突兀特起一山嚴州張九儀在三河鎮去山二十里見之曰彼山有一大地市人曰山名白石出一王總兵惜與吳逆交戰爲礮所傷存一腿回家九儀曰恐是逼近巢湖墳爲湖風所埽耳次日往視果然由今考之蓋卽廬江志中陣亡賜卹之王祥宇都督是也名承業嘉慶府志止書副將漏紀總兵似爲舛誤

宋濂跋馬性圖後元豐七年李公麟寫贈龍山友人李元中按史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庚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爲龍山三李今公麟稱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黃道曰山水城池議予登蜀山見城中旺氣索然僧謂此山向時竹木翳鬱五色氣常亘天近山且童矣安得不爾予聽之愀然蓋往年山屬於官卽刈草以代各衛之薪斧斤尙以時入自後佃之於民則牛羊之牧樵采之加不待日夜之息甚至掘及草根浮土近尺零雨旣降豈能復日增而高乎乃歲入租價不過四十餘金耳至岡壟道路居民又復任情興作夷高爲平截連爲斷或田或屋或坑或塹遇有石之處穿鑿日深受氣駸薄是以登朝者旋植旋仆營產者倏豐倏凋世家無三代之傳崛起鮮沒身之奉兼之差役不時斧資罄竭窮極狡生民頑盜橫仰思全盛邈乎莫追卽舊仕於此者多

膺殊擢今且去或以被劾或以聞訃或未久而成疴或將遷而就木嗚呼地理說非杳茫詎忍斷而傷之以至此乎儻謂山爲城中頭頂盡歲入而捐之不復征俾草木得以長養而居民之芻牧者有罰并山之肩背脊膂不得爲屋爲田爲坑爲塹夷者培之斷者補之採石者令實其窟而絕其將來此亦上下所陰受之福也然山水又非可異視城中有河則雞鳴諸山之水所由之道今濶者日窄深者日淺水漲滿城爲壑而雨止卽同陸地向亦有圖濬之者甲可乙否美議不終惜哉今誠欲清兩岸舊址疏浚挑挖重開東西二關令舟船得以往來城中自非任怨任勞豈能有所幹濟若夫城下之地

所以載牆而見小者謂可佃於民取其租息民得轉相重賃麥則麥團則團鑿之鋤之土疏塊散因致城基淺薄濠竝填塞所得幾何而年年修城之費反不可以數計歷年再久又不知當作何狀矣速行禁止豈直旦夕之衛已哉此係一方保障壞之以歲月不之覺而新之於一旦難爲功偶書於冊徐觀天人之會

何佟之以下諸何之傳康熙志有嘉慶志無按梁書儒林傳作廬江潯人今之霍山也屬六安州因六安州改直隸州不屬廬郡故後張志不列諸何傳也太平寰宇記以廬江何氏爲望江人似誤

張居正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始祖福以壯士從

明太祖起濠渡江克采石又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
功授歸州長甯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秭歸肥徙
家江陵至居正已五世代有隱德母趙氏見室有火光
上燭頃之自天降青衣童子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十二
月生居正誕之夕祖懷葛夢月墮水甕中流光化白龜
因名白圭應月精之瑞幼以神童稱博學篤行器識深
醇督學使者田頊異之決爲他日公輔器曰白圭不足
稱子爲更名居正中明世宗丁未科進士入翰林歷事
三朝晉位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受穆宗顧命輔幼主踐
祚直以天下大政一身任之其魁柄潛運上格君心下
肅臣紀中綏氓萌外懾四夷舉凡措施一切身家毀譽

皆弗顧襄成萬曆十年太平之業詳載明史年五十八
薨於位謚文忠贈上柱國子嗣修丁丑進士及第第二
人翰林院編修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
修撰至今子孫遂居江陵以其著藉江陵已久故不入
列傳附誌於此

采訪冊當賊燬無爲州學宮時有貢生高學照奔赴搶
護先聖先賢先儒木主身負重創冒死與爭又有庠生
程恩湛在櫺星門外協同接受送至南城外宣宅旋偕
選貢沈士鏗民人湯根福等用漁船裝送杏花村李氏
老山用磚砌藏十一年州城克復始恭迎入城埋藏七
年之久字猶輝煌如故足徵大聖人在天之靈也並聞

土人云每當草茂時有巨蛇二出沒其間樵牧無敢往焉

又咸豐三年秋賊燬無爲州城隍神像居廟中夜間鐘鼓大鳴賊驚問無踪懼而他徙

又廬州東嶽廟在郡東撮鎮不知建自何代相傳爲古東嶽廟咸豐八年經賊燬同治初監生夏國印倡議勸捐積金千餘兩重建之聿新廟貌金碧莊嚴其後有文昌樓爲士林文會所旁構小廳岸垂楊柳河帶灣環高人逸士嘗遊其中題句滿於四壁

又劉公生祠在無爲州舊治前同治四年建奉布政使劉連捷長生位配以穆其琛黎福疇陳炳木主

江忠烈事狀云忠烈以咸豐三年殉難於廬城廬人思之不忘五年援賊屯大蜀山山上有江公專祠夜中見祠前列炬熒熒劍槊聲相摩賊驚遁祠得全

采訪册水師遊擊黃國堯咸豐八年陣亡於城中先時國堯與士大夫唱和共和落日詩有句云形雖入大地光自射長天人以爲死節之讖云

蘭苕館外史戴昌運字子開合肥人由監生投効江蘇軍營充樹軍轉運委員隨勦江浙豫東等省髮捻積功至藍翎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同治七年隨計偕北上謁選篋中有白金千餘至滄州在舟中爲其僕從所害蓋二僕於袁浦各有所昵伎故殺其主攫其金戴友郭

月樓途遇其僕耳中若有言戴子開已被若曹殺了甚驚異首之官獄成二人擬大辟

以上存事

嘉慶志吳君史逸其名或云名儔敦行篤學以明經稱晦菴先生知南康軍闢書院招延來學以書幣請吳主教事於廬山之白鹿洞

此傳舊志在文苑今以其名與籍無可攷證類敘於此以待博

攷

江南通志土橋鎮勾者不知何許人時曳竹持筐勾於市叩其姓名笑不答有客寄囊金於市僧僧受而潛置臥內其妻曝所藉草不知有金也久之客索所寄囊僧索諸婦婦覓不得窘且投河一市皆闕勾聞趨至曰我

於路上草中得之者奈何苦而婦也取囊付僧封識如初客願分半與之勾銖兩不受後不知所終

聊齋誌異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舂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忽有五人自湖中出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其一侍童其一似叟也俄坐者呼叟共蹴毬毬飛墮舟中汪極力踏之投水中作沸泡聲而滅倏几席中共怒促僮叟持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三人登舟攫叟出汪力與奪以刀截其一臂又剝一人之顱墮水有聲鬩然俱沒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以蹋圓得全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

楫而去

采訪冊僧修轍無爲人爲南嶽廟僧賊至被害

又合肥慈雲庵尼廣悟咸豐三年城陷與眾尼抱神像
縱火自焚

又朱姓烈婦咸豐三年遇賊投江死遺一詩稿於鞋中
云生長朱門十九春而今陡作亂離人殺身無補君王
恨盡節聊酬夫婿情千里長江沈弱質一輪明月照孤
魂昊天罔極恩難報但願來生作子孫
此詩所見甚多恐有附會容考
以上存人